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濱集卷三 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馮克肇

漢濱集卷三

宋 王之望 撰

制詞

賜特進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等乞解機政檢會前奏速賜罷免不允詔

勑康伯等省劄子所奏乞解機政檢會前奏速賜罷免事具悉機會之來安危所係議論之際可否是資卿等宜協定謀猷切磋利害以宏濟于大事俾無有于後艱

胡恤異同輕為去就非朕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備禮要君之請在自信以何嫌解紛排難之功顧仰成之方切所請宜不允

賜陳康伯乞祠不允詔

卿厚德元勳兩朝是賴深誠偉量一代所尊勤勞王家亦已至矣朕所以挽留之意豈顧問哉方今外虞孔艱大事未定卿久專機軸朕所倚毗一旦舍朕而去朕何以處此傳曰時然後言卿之告去時乎勉為朕留毋復

困我

賜左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

虞允文乞除宫祠不允詔

卿以文武有用之材宣力當世馳驅南北險阻備嘗方

倚重于上游用紓憂于西顧投閒之請非朕所期所請

宜不允

賜右太中大夫錢端禮辭免除户部侍郎兼樞

密都承旨恩命不允詔

勑端禮省所奏辭免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恩命事具悉足食足兵邦政所重于斯二者惟才實難卿以變通練達之資踐更中外所至可紀厥聲茂焉上皇所知已試有績朕實因任其又何辭往圖爾庸以稱朕意所請宜不允

陳康伯可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封福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輔相股肱於元首身兼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
臣恩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
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頒明命誕告治朝特進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提舉編修
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編類聖政所信國公食邑七
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一百戶陳康伯學貫天人才周
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恒度量難名澄不清而
撓不濁爰登揆路六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廊廟

萬幾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纘承之慶本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勲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傴僂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册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衮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疇井邑并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

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深勿替告猷之舊可

劉寶可特授安慶軍節度使依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充鎮江都統制兼淮東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食邑實封如故制

門下遣戍役以衛中國方深經武之圖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廢念功之典惟予爪士載總師干既宣專閫之勞盍復登壇之拜式揚孚號明告治朝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淮東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劉寶驍果冠時韜鈐决勝笑談劈臂氣嘗蓋于萬夫拳勇摧鋒身實更于百戰勲書盟府名播遠方早嚴六纛之儀橫控大江之險軍聲甚振武備聿修中退處于宴閒玆重分于節制恩威未泯號令一新宜還豹尾之雄俾鎮龍舒之舊因其事任庸示眷懷於戲起李廣于故將軍期折彼匈奴

之勢復魏尚為雲中守冀慰予鉅鹿之心益服休嘉以
伸報效可

賜陳康伯告口宣

屢抗封章懇辭機務爰升孤棘出鎮鄉枌往服恩光無
煩謙遜

賜劉寶告口宣

復膺閫寄克振軍聲既著忠勞宜加寵渥龍舒舊鎮虎
節載頒祇服恩光益茂勳烈

賜撫問張浚到闕幷賜金合茶藥口宣

遠自師屯肅趨魏闕朝宗在即匽薄良勤宜有匪頒以申問勞副兹虛佇無憚疾驅

賜安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勅書

朕以劉寶載膺邊寄克壯軍威旣宣分閫之勞宜復建旄之寵用畀同安之節以紓舊俗之思惟故將之重臨諒周邦之共喜

賜張浚臘藥勅書

為憲萬邦折衝一面方此嚴凝之候必須服餌之良宜
有匪頒式昭至意

除郭振武泰軍節度使賜本軍示諭勑書

敕武泰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朕以郭振勇且有謀
老而克壯折衝禦侮蚤㳺著於膚公御衆牧人今併膺
於閫寄爰畀節制以為寵光既成命之惟行諒遠方之
咸喜

策問

策問四首

問昔夫子抱帝王之道鬱不得施退修六藝之教稽之前聖而不悖垂之後世而不誣使其一旦得志舉而措諸事業則平日之空言皆致君澤民之具也惟聖人多變不可執以一端故容有可疑者焉且豳詩七月言稼穡艱難之業甚詳然樊遲學稼則鄙而不予何周公陳於成王而夫子不以告門人邪周官司馬教軍旅戰陳之法甚備然靈公問陳則拒而不答何周公掌以六卿

而夫子不以告時君邪虞舜命皐陶穆王命吕侯著於尚書是聖人不能廢刑矣而夫子則不取齊之以刑者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繫於周易是聖人不能遺利矣而夫子則罕言之夫詩書易夫子所修舜周公夫子所法顧不同如是而不知夫子見用於時於是四者將忽而不務歟則何為而存諸經也如皆用之則與平日之言亦相戾矣抑窮達之際所施異宜所言非所用所用非所言乎二三子方將行其所學者也其必有以知聖人

矣請詳以告我

問昔人論文章之難曰得之難知之愈難蓋古今文章其工拙高下雖有定論然好惡不齊衆口難一非精於其道為世所宗者不足以擅其品藻也唐韓愈高材絶識實主斯盟非徒當世學者依以成聲而後之史筆猶時借其言以評前作彼誠有以取信於後世矣然愈於漢人每以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為言如賈誼董仲舒班固之徒皆不論也夫賈誼賦鵩弔屈之文固無愧於

相如之大人揚雄之反騷其痛哭流涕之書又非封禪劇秦之可比也而過秦一論議者以為書傳之最善者至於仲舒言天人之際宜不在劉向下而班固之為良史抑亦差子長之肩其宏才麗藻足以相優而無甚相遼愈獨屢稱四人無一言及於三子何邪將出於偶然歟其亦固有輕重歟愈同時於文最重柳宗元於詩喜稱孟郊蓋嘗以宗元比馬遷而以郊詩高出魏晉自今觀之宗元之作視太史為如何而郊之篇什孰愈曹劉

潘陸輩也愈謹許與其抑揚比擬必有所謂顧質數子之文而折中其是非將以觀諸君之精識

問天下之風俗罔不惟上之倡而斯文為尤甚書稱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商周之君或終始典于學或緝熙于光明故唐虞三代之人至今炳然與日月爭光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斯文之興豈不由上之為乎秦焚詩書天下以文為諱英如漢祖特不喜儒文景之際重之以黄老而朝廷大臣皆

刀筆吏吹簫屠狗引彊蹶張之流宜此道之遂泯不數十年賈馬晁董之徒相望於時西漢詞章之盛與古爭衡其後光武顯宗最重儒學然東京之作遽不及遠甚下逮魏晉以及梁隋其間君臣多尚文雅而筆墨氣格日以不振雖唐太宗聰睿卓絶輔以房魏之佐升平無事尤汲汲然加意於斯而終不能革六代之餘以此而言又似非上之所能為以我國家累聖相繼咸蓄盛藻昭回垂光異才競奮肆更多故學士失職主上喟然愍

之書經訓以發其淵源闢膠庠以勵其器業居無幾何羣試于有司者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荊山之璞彬彬如也然則謂文為不由於上可乎夫以漢高文景之間絶不好文而作者如彼其多魏晉梁隋有唐之世君臣篤好而文字如彼其陋盛衰之變與時不同而今日之應若響何邪願聞其說

問自三皇而來歷帝與王下逮五霸其事遠矣而見於六經之籍孔孟之言者不為不詳要其間容有可議者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是則帝道簡而王制加詳矣然舜以禮樂分命二官而周併總於一卿舜分天下為州十二而三代合為九州果孰為簡孰為詳乎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是則王者任德而霸者任力矣然湯征十一武滅五十而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晉文教民禮義示原以信果孰任德乎孰任力乎孔子之序書斷自唐虞則二帝之前宜荒忽無足稽矣不錄桓文則二伯之烈宜畀陋而無足采矣

然易繫辭述黃帝之制作與堯舜氏無少異而春秋之事實予齊晉何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葢有虞之世固已有詩與樂並行矣當孔子時魯猶用四代之樂則虞夏之詩豈無存者然其序三百五篇止及商周而皋陶之所賡五子之所歌皆不列於四始何也諸君學古通經講之已熟有司可得聞乎

論語荅問

荅何希深衛輒之問

衛輒之事古今之論多矣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以斷天下之疑使亂臣賊子知懼於此正宜大書屢書使深切著明以為萬世之法然其辭漠然無所懲勸且入其國而不避孔子以出公八年自陳入衛九年魯人招之始自衛反魯享其養而不却曼姑圍戚而不貶子路死悝而不罪則是孔子不以輒之立為非明矣公羊曰蒯聵為無道魯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議最為通

論今人有子不肖而逃幸而有孫焉其祖付之物曰父來勿與也父至而欲取之子當與父乎當守祖之命而不與乎與之則非徒巳違王父命而亦使其父違父命父子之道廢矣不與則非徒巳得所以尊祖而父亦得所以尊父父子之道兩得焉范甯稱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特為不當拒其父命耳不以為不當立也江熙釋穀梁乃云若靈公廢蒯聵則經不得復稱世子稱世子則靈公未嘗命輒其從王父

之言傳似失之是不然靈公不命輒則必歸蒯聵而立之不歸蒯聵又不立公子郢則是靈公之命輒也其稱世子者諸侯之世子必命于王蒯聵得罪于靈公而逃靈公雖不及廢猶廢也但未改命于天子耳故書曰世子非以為當立也又引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為例非其比矣鄭忽於復歸稱世子則世子為當歸歸者無惡之辭也蒯聵於納稱世子則世子為弗當納納者不受之辭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夫以世子出奔若其無罪人

孰不欲其歸今大國興師以納之而國人不受則其為人可知矣書世子者所以正其名而甚其惡也若以世子為當立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為當立乎公羊云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國夏曷為與衛曼姑圍戚伯討也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義可以拒之何休釋曰曼姑無惡文知得拒蒯聵於曼姑言得拒之知輒之不得拒也然則輒之立也為可獨拒父為不可耳公羊許其立而不許其拒父是矣以拒父為尊祖者穀梁之

說也二傳公羊為長後世曾不分別二事併而為一宜
其說之不通蓋自江熙亂之而劉原父乃主其說此有
心於闢傳之過也或曰輒既當立而不拒蒯聵使蒯聵
得入輒當奈何曰輒之既立當迎其父以歸曰立輒者
王父之命不敢失墜至於尊事之禮敢不極其優隆蒯
聵見容則父子可以無間不幸而必欲得國則為輒者
弗敢與爭或死或奔於義皆得廢祖之命罪不在我所
謂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者也蒯聵而稍有人心亦

必底豫而不至於姦此舜之所以諧瞽瞍也豈可拒其來而不受乎或曰方孔子在衛輒若有問何以處之曰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學者疑孔子得政於衛必變置其父子其失聖人之意遠矣夫有國者父稱公子稱世子名分之正也今輒子也而稱公蒯聵父也而稱世子名體不順至不可以並居豈不病哉蓋亦正其名而已正之柰何曰使蒯聵不為衛侯而為衛侯之父如趙之主父漢之太公之

類别為一號以尊之不亦可乎此孔子正名之意也若必欲變置其位則是正其實也非止於名而已孔子謀人之國豈若是之踈乎或曰冉有疑夫子之為衛君子貢設夷齊之問而知其不為則孔子之不與輒明矣曰不然孔子居衛踰年而不去門人之高弟又多仕之而初無一言非輒所以致冉有之疑先儒以為為助夫子不為者特不助耳固不以其立為不當也何休謂衛輒之立雖得正法非義之高者故孔子不為此言得之武

王滅商夫子猶以為未盡善於衛輒何助之有況當時衛之大臣與其國人皆不願蒯聵之立蒯聵得立置南子於何地輒雖欲遜其父豈可得乎假令賢者處此亦不過棄國而去為伯夷叔齊耳伯夷叔齊非所以責衛輒也若欲人人夷齊則春秋舉無全人雖齊桓晉文亦當誅絕豈特桓文武王伐紂而不用伯夷諫王季奪嫡而不為叔齊之遁亦皆得罪於聖人矣而可乎且孔子稱夷齊之何怨豈特可施之於輒以此而責蒯聵其孰

不曰尤宜是孔子於衛侯父子俱無所為中立乎其間至於衛輒之立春秋無譏焉則是以王法而正之也夫蒯聵欲弑其母其子法當併廢靈公尚遵周道舍諸子而立孫則蒯聵之罪為至深而靈公無負於蒯聵輒於其祖其父尊親惟均當從其父乎當從其祖乎當從其有罪者乎當從其無負者乎議者徒知責衛輒以不遜其父而不思蒯聵之立為違父之命則似於義有偏恐非孔子中庸之意而失春秋所書之法也夫瞽瞍日欲

殺舜而貴象舜從堯命而不從瞽瞍舜殛鯀而遜禹禹不敢念父之讎而順命于舜則輒之立尚何譏乎愚見如此未知當否幸有以正之

講義

論語發題

昔孔子述而不作未嘗著書其繫易也述易之變而已易之外無說也其序書也述書之作而已書之外無說也春秋約魯史以成文而時出新意詩删衆作以成書

而弗改舊章此外戴經之所記止乎禮樂之事孝經之所稱不過孝弟之行其他雜見於諸子百家之書者往往其言得於傳授非復親承雖間有異聞而無所統紀皆不足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若夫條貫具備本末有考出於孔氏之門而可以求聖人變化云為之妙者惟論語一書而止耳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易與春秋王道備矣而其教不同恐習之者嗜其偏而不能以兼通溺於博而不能以反約也故平居答問之際摘其

樞要以警悟學者其後門人集而成書其辭簡而盡其旨深而明六經之道莫不總攝於此參之唯回之如愚子貢之性與天道易之精微也管仲曰仁子產曰惠子西曰彼哉春秋之褒貶也稱堯舜之巍巍禹之無間周之至德則疏通知遠極書之高致子貢因事以明詩子夏因詩以悟禮舉三百篇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優柔該貫盡詩之深旨純儉從衆拜下從禮行夏之時而用商周之車服達禮之變舉在此矣武為盡美韶為盡善

以翕純皦繹之音語魯太師論樂之蘊舉在此矣汪洋奥雅無所不備自始乎為士至終乎為聖人其進修之序皆具乎其中人而不求聖人之道則已如欲求聖人之道必盡心於此書而後可此書之不明而驟語六經則浩乎其無涯茫乎其無塗矣今夫天形之渾淪不可俄而度若察之以璣衡則經緯之動静躔度之疎密咸可推矣聖道之光大不可俄而測若求之於此書則聖賢之閫域師友之淵源咸可考矣然則論語者其孔氏

之璣衡歟是故觀堯曰一篇則夫子之志意可知也觀述而一篇則夫子之教學可知也觀微子則夫子之出處去就可知也觀鄉黨則夫子之容止進退可知也觀子罕則夫子之言行道藝可知也觀子路則夫子之政事施設可知也至於先進一篇道羣弟子才分之淺深器業之小大資性之緩急其言尤詳讀之悠然可以想見其為人非特夫子所以品第其徒者如此至其門人亦各以其分量之所得而善於形容夫子之道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則夫子之極致愈求而不可盡者不有見於此乎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夫子之中庸若近而不可能者不有見於此乎如天之不可升如日月之不可踰如宮墻之不可窺則夫子之道其高明而深奥者不有見於此乎故熟讀論語伏而思之則吾夫子之儀形與羣弟子之揖遜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昭昭乎其無所隱矣去古既遠不讀此書何以求聖賢之遺範乎故予樂與諸君講學之雖聖言淵奥非末學所窺要之識

隨賢愚小大各有所得亦不可無述也若乃前說之既善者今則循而用之不敢務新奇而有加或已有所見則從而著之不敢以固陋而自隱期於當而已矣諸君因講以求論語之書因書以會夫子之道黙而識之執方册以對古人庶幾觀成周之禮者入廟而知周公學師襄之操者撫琴而見文王也不其偉歟

為政以德章

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民心好惡之無

常也為政者欲人人而悅之則雖得於此必拂於彼無適而可矣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人君政教失中而惟民之從則其為亂如日月失其所而從星者風雨之變也是故為人君者惟當建極於上以中正自居而不失其所則天下之民自四面而歸往之矣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必先之以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蓋惟能處乎大中至正之地則民心雖無常終亦必協于極豈不

猶衆星之共北辰乎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皇建其有極所謂譬如北辰也無偏無陂無反無側所謂居其所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謂衆星共之者也然則所謂德者如之何亦曰中正以觀天下而已

道之以德章

道者誘道之齊者整齊之周官六典邦之刑政在焉孟子曰明其政刑二者聖王所不能去也然非其所以為

先以輔吾之德禮則可矣化之以德禮而不變於是乎有政刑以俟之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上之待民也如此則民皆興於廉恥而吾之教化無所不及矣故曰有恥且格格者至也言其無所不及也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是以斯民為不可以德禮化而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上之待民也如此則民皆抵冒無恥而政刑亦有所不能及也故曰民免而無恥免者幸免也言有所不能及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蓋學而不至於聖皆未足以盡學也孔子方其十五而志於學則大聖之事業固已有潛諸其心者矣夫人患不學學患無志能志于學則無所不至矣惟學可以盡聖人之能事惟志可以成學者之極功故仲尼有為山之譬揚子有學海之喻皆言其有志與否耳茍有志於學矣則每進愈上至於從心其始也如木之有本雖

未極乎高大而根莖節葉畢具於中如水之有源雖未至於洪深而縱横曲折終至於海孔子所謂志於道者蓋此道也三十而立則是非毀譽莫能揺其守所謂立於禮也四十而不惑則死生禍福莫能動其心所謂知者不惑也其守不揺其心不動則一性湛然知吾所受於天者矣故五十而知天命所謂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六十而耳順則凡耳之所聞無非道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凡心之念念無非道也其進道之序必每

限之以十年者雖舉其大數蓋亦所謂真積力久者也然原其所自皆本於志學而已夫所謂生而知之者謂其樂之之誠出於自然耳非於天下之事物不學而皆知之也孔子以成童之年而能志於學終趨至聖之域則其樂之之誠可知此所以為生而知之歟

孟懿子問孝章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孟氏魯之世卿也觀其所以事君則其所以事親者必多違於禮矣且懿子之父僖

子病不知禮死屬二子於仲尼使學禮焉令而告之以禮亦所以慰其親之志也夫論語者師弟子問答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為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問非其道者也孔子之告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必先徵見其端俟其人之反復而叩之然後極其說如子

貢之問士曰敢問其次者再子路問君子曰如斯而已乎若此之類皆善問者也至於顔子之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使他人聞之亦唯唯而已而顔子則能復之曰請問其目然後及於視聽言動之説此亦可以見其羣弟子審問之能否也懿子問孝子告之以無違亦欲其反復叩己而盡其説而懿子不能也若瀆告之則非待問之體若不言之則懼聞者之不察其旨也故退而告樊遲樊遲之為人其性亦魯其問仁智子告以愛

人知人而不達申告之以舉直錯枉亦不曉其所謂蓋其不敏如此故孔子以對懿子者告之蓋欲發其問因以袪其惑也夫子於答問之際豈苟而已哉序論語以此為始蓋有深意其餘或詳或畧或顯或微或婉或直或答或不答皆可以義推矣

孟武伯問孝章

人之一身內有陰陽之患外有人道之患陰陽之患吾無如之何若人道之患則在吾修身之何如耳豈可復

貽父母之憂乎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失其所以守身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然則能守其身以免於人道之患可以為孝矣雖然孝子之事父母豈欲其有憂乎孔子之告武伯以唯疾之憂是亦使之謹疾也驕奢淫佚所以致疾之由也武伯世禄之家所以告之以此

子游問孝章

竭力以養父母者世俗之所謂孝也然犬能警馬可乘

是皆能以力而為養矣君子之孝將何以自别於世俗乎亦曰敬而已矣敬者非貌敬也敬之於心也敬之於心者豈止於晨昏進見之際乎蓋雖屋漏暗室之間常若對嚴君焉夫如是豈復有遺行哉其為孝不可勝用也

視其所以章

聖人之觀人不以一日之善惡先視其今日之所以又觀其平昔之所由又察其將來之所安視其所以者閱

其今日之所日用觀其所由者考其素所從來察其所安者要其終於悠久以此三者求之則人將何所隱矣見之及物者謂之視視之加意者謂之觀觀之加詳者謂之察所以在今為易見故云視所由既往為難知故云觀所安未來為尤難知故曰察

温故而知新章

今日之新來日之故今日之故往日之新道無新故顧吾之於道有已得與未得耳已得者温之而未忘未得

者知之而不止所謂終始典于學者也故可以為人師

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温故者也吾見其進

未見其止知新者也

君子不器章

論語凡稱君子多與小人為對如周而不比比而不周

泰而不驕驕而不泰和而不同同而不和之類不可槩

舉此所謂君子不器則不然謂君子不可以一善器之

然可器者亦不便為小人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謂

子貢曰女器也何害其為賢乎觀書者當考其意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此書有聖人賢人仁人善人志士智者勇者剛者有常者是雖道德有廣狹資性有能否然皆可以正名之也至於君子雖有小大之不同要不可以一器名易於卦彖皆稱君子左氏於襃貶則亦稱君子記於中庸亦曰君子是皆非一善之可名故以為稱焉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其直為可器者至於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懐之則不

可跪於直不直之間所以謂之君子

漢濵集卷四

宋 王之望 撰

表狀

賀皇太后回鑾成書表

慈闈久服大典初成垂簡策以增光罄幅員而共慶竊以鄭開大隧猶誇考叔之功漢割鴻溝乃逸侯公之語傳傷溢美史恨闕文偉哉聖孝之隆著此信書之實恭惟皇帝陛下樂天而保大屈巳以寧親億萬斯年躬定

太平之業五十而慕日承長樂之歡冠百行以無前作一經而詔後臣遠將使指阻造朝班編之詩書喜鋪張於偉績老於文學期歌頌於中興

荆門軍謝到任表

傳經庠序愧非重席之才假守湖山更忝分符之寄肅趨官次祗戴君恩伏念臣窮苦寒生羈單冷旅始延世賞旋策賢科逢聖代之崇儒入賢關而講藝三年訓詁安朝暮之虀鹽萬里丘墳感春秋之霜露惟兹小壘密

接故鄉久深懷土之情忽冒專城之寵田萊雖曠已稍復於流逋風俗還淳爰絶希於鬭訟獲承人乏實便已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濟羣生仁侔列聖不泄邇不忘遠允恢無外之風在知人在安民尤謹惟良之選顧雖庸鄙亦玷使令臣敢不悉意頒宣究心撫字顧聖朝有勞來還定之政可舉而行使斯民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免於戾

潼川運判到任謝表

熊湘持節方虞瘝曠之誅梓蜀觀風忽假轉輸之任叨逾滋甚感惕交深伏念臣儒業荒疎吏能淺薄比玷外臺之寄朅來南嶽之陽道德意志屢於遠民雖殫夙夜行歛散阜通之良法蔑效涓埃敢期申命之頒曾靡終更之待矧潼江之一道亞益部於四川惟將漕之攸司久攝官而虛次俾承空乏宜屬賢能豈謂凡才乃膺遴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湯一德執舜兩端王業載隆久同符於治古使華分遣尤加意於遐方故雖綿弱之

資亦誤使令之末臣敢不悉心餉餽畢力驅馳謹留州送使之常務一遵於憲度體足國裕民之制期兩便於公私

潼川提刑謝到任表

久司飛輓之權曾微善最就易平反之職不改部封命節增華汗顏有靦伏念臣早專樸學晚竊賢科顧朝廷渥澤之所加何臣子涓埃之足道祇安愚分忽誤明恩惟諫官御史之昌言必大夫國人之公論敢圖列薦濫

采虛名遂傾聖造之曲成斯實清時之盛美資聯內閣奉裕陵丕顯之謨體重外臺光蜀道皇華之遣靜思踈逖可謂超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育申九歌於帝典嚴八柄於天官信任臣鄰聦四目四聰之弗壅甄明爵賞雖一嚬一笑以無私致若孤蹤亦膺異寵臣敢不激昂晚暮黽勉事功雲漢昭回方問乘槎之上井參掆歷吏輸叱馭之忠

茶馬司進馬狀

位正九重欣覩聖明之造心傾四海顒修職貢之祥前件馬來自殊方育之外廐戢驅遠路雖慚八駿之良入獻大廷敢備七騶之副

茶馬司合進銀馬狀

威德重明出撫帝王之運綿區同載畢修臣子之恭前件物常賦之餘殊方所出精良入貢間居三品之珍騏駿效牽敢備七騶之副

皇太后聖筭八十賀皇帝表

三朝受籍屬臨文德之朔萬歲稱觴式展慈寧之慶化流寰宇歡動宮闈恭惟皇帝陛下性體堯仁躬行舜道於斯為盛承太姒之徽音受祉既多小魯侯之燕喜禮成中禁福集新元孝感仁明格母儀於上壽澤施耆艾慰人子之至情臣承乏外臺與聞盛事千官入賀想環珮之丁當四海霑恩快雷風之鼓舞

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

夙鍾慶祚誕育清躬艱難百罹從先皇而北狩始終七

閏享大養於東朝方延上壽之期光撫中興之運何期
窀穸永隔晨昏恭惟皇帝陛下孝慕至深悲摧罔極顧
追承於理命用少抑於聖情臣使事有拘不遑奔赴闕
廷臣無任銜哀抱痛擗踊感傷之至

謝授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到任表

貳列卿於外府猥厠廷紳主經賦於上游仍將使指省
躬昌稱拜命知榮伏念臣少本拘儒老為俗吏偶明時
之弗棄乃煩使之屢更去朝初自於乞麾入蜀繼叨於

移節驅馳九載綿歷五司雖殫夙夜之勤蔑有涓埃之效薦蒙增秩比復賜環雷電取將巳下仙官之敕蓬瀛且至却回方士之船涣號申頒訓詞溢美亞班聯於七寺之長督餽餉於六師之屯引私諱以有陳觸報聞而莫避凌兢就列顛仆是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配施生恩函動植公聽達四聰之壅兼收屈羣策之長詢事考言判人材之真偽循名責實極王政於清明致若孤蹤亦歷劇任臣敢不交修食貨兼裕軍民江漢朝宗徒

抱愛君之志井參捫歷益堅許國之心

謝授太府卿表

主計坤維苟逭曠官之責陞華月寺忽驚增秩之榮更膺修舉之褒愈切叨塵之愧伏念臣早專儒學初乏吏能於財賦以何知尤性資之所短矧當調餉乃誤使令宿重戍於三邊閒新疆於兩路轉輸麁給皆朝廷申畫之明凱捷屢騰寶將帥驅馳之力夫何綿薄猥冒恩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獨隆德刑並舉聰明睿知而

不殺偉略無前是非賞罰之已明微勞必録故雖踈遠亦被甄收然臣衰病日侵事功難彊投閒置散已屢貢於忱誠治劇濟煩恐終辜於寄委顧回淵鑒俯照丹衷

賀降赦恢復州軍車駕親征至建康府表

敵勢方張國威旋振興圖席卷宣渥澤以規恢禁旅星陳幸留都而經畧普天同忭振古希聞竊以皇天眷有宋之仁全付所覆强敵乘中衰之運洪惟作威慨念遺黎久淪虐政屬烽烟之告警渝信誓以稱兵不戢自焚

釆速乾谿之禍有征無戰遂收淝水之勲勞軍親屈於時巡撫遠肆推於霈宥恭惟皇帝陛下沈幾獨運英武無前以安民保大之心伸取亂侮亡之舉天回日轉爰興順動之師雨施雲行用慰來蘇之衆漢祖威加於四海唐宗恥雪於百王臣備使遐陬欣聞盛事執玉帛而趨禹會莫陪方嶽之朝被金石以昭聖功願刻神丘之頌

天申節賀表

赤伏告祥式應興王之運濁河變色聿丁誕聖之期彌月載臨普天胥慶竊以社稷靈長之祚有開必先祖宗積累之休克昌厥後方斗樞之呈瑞適星火以揚輝實真人受命之符見炎德中天之兆恭惟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為謀堯巍巍而成功已清國步舜業業而致孝允格天心措一世於安榮躋兆民於仁壽屬此載生之節肇稱久曠之儀廣庭上萬歲之觴百辟獻千秋之鑑九賓咸設六樂具陳長樂承顔應記熊羆之夢寶鄰

修聘永休貔虎之師臣濫守偏州莫覩盛禮祝松椿之筭願效華封傾葵藿之心徒瞻魏闕

寶運有開亶聰明而作后衆區胥戴祝富壽以多男凡懷傾日之心共慶流虹之旦竊以歲在娵訾之分藝祖肇生律中蕤賓之音大辰畢見惟聖神之誕育推年月以應期知真人受命以同符昭大德中天之有兆恭惟

皇帝陛下明同離照健協乾行舞階敷虞舜之仁問寢躬文王之孝鴻圖永固方將混文軌於車書鳳歷長新

豈特等山河於帶礪臣軍符濫假官守攸拘稱萬歲之觴阻趨漢殿上千秋之鑑徒慕唐臣

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淵衷素定上格皇天神器至公親授天子乾坤清謐華夏懽呼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政始憂勤功收保定正南面而恭已三紀垂衣為天下而得人一朝脫屣發於獨斷不待耄期戴黃屋以非心神交姑射席白茅而問道壽比崆峒臣久荷寵靈遠司魄餉讀詔書而有感頌歎

徒深仰遜德之無前名言曷既

茶馬司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遜位元良法大公於堯舜儲神淡泊娛至道於羲皇曠代希聞溥天同慶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功超邃古澤被生民積三祀之憂勤旣臻耆定厭萬幾之繁委自處沖虛眇大物而游於初舉神器而授之子必得其壽如聖德何以加茲不離乎真非至神孰能與此臣親逢潤典邈在遠方績效無聞已辜恩於使節馳驅既久徒結戀於

君軒

賀皇帝登寳位表

惟天與子聿膺内禪之傳為民作君光撫中興之運九廟有尊安之勢萬方同愛戴之誠恭惟皇帝陛下徳本天生學由日就英特同符於藝祖慈祥並美於仁宗方上皇以昭曠宅心厭錢穀甲兵之間宜聖主以元良繼體為謳歌朝覲之歸百姓與能諸神受職揖遜行巖廊之上孝慈形宇宙之間盛事無前道已尊於二典高風

所曁化終格於三苗臣濫厠卿聯出將使指飛龍御極
欣逢踐阼之辰流馬餉邊莫預稱觴之列

茶馬司賀皇帝登寶位表

監國撫軍方重元良之寄握符秉籙遂膺揖遜之歸和
浹三靈歡均四海恭惟皇帝陛下道叅蓋軫英類祖宗
天生德以應期人與能而歸命帝堯克讓既高黃屋之
心夏啓有光果獻大横之兆爰正重離之位肆推作解
之恩臣濫綴卿聯肅將使指六龍在御徒仰慶於時乘

百獸旅庭曾莫陪於率舞

謝權戶部侍郎充川陜宣諭表

解外計於坤維方趨召節攝貳卿於民部就假使軺懇避莫伸凌兢罔措伏念臣早更多難晚遇明時以疎拙之腐儒玷光華之煩使併摠四川之賦粤躋九列之聯未乏軍興實稟朝廷之令初無吏最偶寬司敗之誅屬哀病之寖加覺事為之難彊懼瘝劇任屢匄真祠俄奉命以造朝已理裝而即路宸綸載下從槖超升留二星

參井之墟傳八月斗牛之泛惟版使設文昌之副未始外除而王人專德意之宣必由中遣夫何凡品獨誤殊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心傳學由日就以重華文命之懿承貞觀開元之風詢事考言特謹人材之用循名責實坐觀王政之行遂使孤踪亦叨重寄臣敢不爰咨遠俗誕布皇靈陳力無堪徒抱捐軀之志投閒有請終希從欲之仁

謝授戶部侍郎參贊軍事表

領邦計於版曹再叨舊物佐樞臣於油幕仍冒新除顧綿薄以奚堪負憂惶而罔措伏念臣幼專樸學老際昌辰忝列卿之秩而揔軍賦於西南倫法從之聯而宣王靈於梁雍徒承空乏曷補事功引哀疾以匄閑奉真祠而得請平日之孤忠自信豈恤乎羣愠之浮言當官則直道而行所恃者清朝之公論儻匪聖明之照難逃讒慝之傷洎全璧以遄歸俄賜環之亟下方辭召命已錫賚書惟柬記之若斯信縻捐而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堯聰稽古舜孝重華情僞周知日容光而必照震驚是聖雪見晛而聿消故雖疎逖之蹤亦誤頻煩之寵然臣心欲為而力不逮耄既極而病復侵若韋奉於洪恩必盡隳於素節欽承感命未容伸傴僂之私俯鑒丹衷尚終冀精誠之感

謝吏部侍郎表

再貳計曹初無補報亟陞選部益愧叨逾仰戴恩私伏深震悸伏念臣比緣抱疾亦既投閒旋召復於故官仍

外參於督府洎蒙賜對遂俾留中繼寓直於禁林俄出將於使聘未決辭榮之請益懷避事之心期仗節以還歸即匄祠而引去豈圖僥倖更冒寵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唐帝聰明漢皇豁達賢才是急形夢想於精神賞罰靡輕嚴笑顰於勸沮致茲冗職亦誤褒遷臣敢不戒在瘝官審於量已不能者止況堪衰病之侵有欲必從終冀生成之造

辭免叅知政事表

超陞政地跼蹐靡遑荐奉德音懇辭未獲瀝危衷而瀆
叩㢲淵聽之終回竊惟以明主而責愚臣何能稱塞以
小材而膺大任必至顛隮矧今聖哲馳騖之秋非如國
家閒暇之際錢穀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毫釐晷刻之差
患貽寰海使陪國論正藉人材如臣早實腐儒晚更煩
使雖到關甫周於一歲而乘軺凡閲於三時内充諫諍
之員外忝將明之寄有何績效遽冒登庸顧微臣自愧
於心頗則公議豈逃於指目伏望皇帝陛下保全孤迹

追寢誤恩若以為粗可使令願容臣伸辭尊居卑之義或猥欲加之德意願遲臣宣積日累久之勞庶幾授受以無譏可免叨逾而取戾

謝除參知政事表

備爭臣而諭旨茂著顯庸躋政地以出綸驟膺親擢控忱誠之懇切頒訓告以頻煩拜命若驚省躬甚惕竊以虞舜紹唐堯之緒五臣舉而至治彰武王恢周室之基十亂升而大勲立惟輔理承化者非一賢之畧必同寅

協恭而廣衆正之求矧今三邊未寧庶事多舛民生既
匱國是易揺天災時變之占每深寅畏旰食宵衣之慮
特軫憂勤陛下妙簡臣鄰旁招俊哲列之丞弼責以謀
謨蓋將外撫四夷内修百度振藝祖創垂之統酬光堯
付託之誠自非兼文武之弛張效忠嘉於啓沃學邃古
今而通其變才周軍國而措之宜則何以上賛辰猷下
符僉論如臣者斗筲小器鉛槧腐儒徒以險阻艱難之
備嘗稍諳俗狀故於東西南北而不擇自勵公程久絶

望於榮塗復何心於晚節向者召從巴蜀歸覲闕廷初無左右之容遽被神明之照未更一歲殆及九遷版部銓曹綴獻納論思之末禁林諫苑充文辭言語之官皆暖席之未遑已抗旃而于邁心欲為而不逮者精力勞則有而何取於事功遲休榆塞之防秋匄老莵裘而卒歲敢期俛倖乃爾超逾除二府之自外方追慶歷名臣之殊遇由七人而參大政葢本朝歷世之罕聞茲葢伏遇皇帝陛下照讒誣若七政之明定許予若四時之信

祇承於帝思鋪張不世之休無競維人每夢想非常之士遂令猥瑣亦玷登庸臣敢不鞭策疲駑支持衰病仰體丁寧之旨對揚特達之知際會風雲方快覩亨嘉之運奉承教令期助成宏遠之規

除參知政事謝德壽宮表

禁闥備官冒綴七人之列巖廊陪議驟參四輔之聯仍兼總於事樞俾悉聞於國論恩榮不次指目謂何伏念臣識昧經邦才非濟務少專末學粗知涉獵之勤晚際

昌期積有超逾之愧自横經於太學旋揭節於外臺雖崎嶔流落之備嘗顧智畧謀猷之莫效繡衣直指曽微膚使之稱華衮示褒冞益孤臣之懼逮嗣聖紹開於景運宜熈朝並列於羣材藐是陳人躋於法從矧惟惓惓方恢於遠馭而干戈未戢於中原畢千慮以陳愚豈宵旰馨一心而盡瘁曷補涓塵敢意孤蹤遽叨巨用此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軫深仁而念舊擴大度以包荒曲盡初終致兹圖任君臣胥契真成千載之逢

神聖相承曷副重離之照惟堅素節以報洪私

謝除端明殿學士表

輔政巖廊實曠近司之職奉祠珍館猶叨祕殿之名抗章爰罄於悃辭出綍重勤於中諭危衷易感衰涕交零伏念臣濫得虛名本無實用雖屢膺於煩使曾靡效於微勞召於久外之中遽有非常之遇粤由侍從擢寘疑丞自知綿力之不任幾犯威顔而引避屬邊隅之正擾致志頗之末伸卒繇罔功上辜殊奬人言荐至宜典憲

之必加聖度優容暴慝尤而弗忍曲全體貌以示眷憐深懋顛仆之餘特賚保持之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忠厚風移嘉善而矜不能士無失職觀過各於其黨民用歸仁故俾孤蹤獲逃重譴臣敢不杜門念咎擊壤待終尊主庇民已負平生之志殺身報德空餘未死之心

除端明學士謝德壽宮表

預政罔功已曠輔臣之職奉祠竊食尚叨秘殿之名撫

已知慚拜恩有靦伏念臣本無實用濫得虛名曩煩使之屢更曾微勞之莫效召從遠外服在論思所除者乃中外之要權所任者皆安危之重事遂由諫省起寘政塗獨深明主之知躐處羣工之右實道家之所忌宜衆怨之必歸雖英賢任此以猶難以罪戾居之而豈免果嬰物議致聖神曲費於保持特屈刑章俾體貌得全於終始危蹤未隕厚德難名茲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視遠惟明允恭克讓彰善癉惡炳日月之照臨

忘過計功廓乾坤之覆育故如孤弱亦逭顛隮臣敢不自訟前非益堅素守桑榆晚景知莫報於涓埃松栢歲寒誓弗渝於金石

謝賜臘藥表

一札細書幸拜王言之寵萬金良藥恭承御府之頒加體貌以罙優銘肺肝而不朽伏念臣猥蒙隆眷易守名城顧惟宣化之初未有及民之效方日虞於瘝曠乃上軫於記憐錫以寶匳實之珍劑增榮改觀咸知聖主之

不遺躅疾去痾頓覺殘骸之復壯玆蓋伏遇皇帝陛下
恭而接下仁以愛人謂臣昔與政機曾忝贊襄之任念
臣今叨郡寄適當凝沍之辰爰示匪頒用加摩撫臣敢
不仰承嘉惠欽挹至和邪氣不奸庶追陰陽之寇餘齡
可引難酬天地之恩

謝賜臘藥表

臘曰嘉平適屆祁寒之候禮亦異數特頒名劑之珍拜
賜有加感恩無極伏念臣禀資愚陋遭世休明一切閫

寄之行兩見歲華之易顧桑榆之晩矣恐衰病以相陵

有草木之滋馬庶頽齡其可制曲荷記憐之及乃分服

餌之良五色有光萬金非重玆葢伏遇皇帝陛下仁能

濟衆惠足使人謂臣頃在政塗曽預都俞之末念臣今

居藩服或愆調攝之宜假以寵靈示其體貌臣敢不欽

承茂渥仰戴洪私何必餐霞徒愧頭顱之老未先湌露

庶殫藥石之忠

謝賜歴日表

閏以正時欽授若天之歷言惟作命誕敷率土之臣凡在照臨廸知遵奉恭惟皇帝陛下輔宜交泰合德純乾其智如神心鑒二篇之策以星爲紀面稽七政之衡肆頒致日之書式定歸餘之歳臣敢不仰承帝則俯相民生春析夏因深體奉時之意夙興夜寐聿求熈績之方

謝賜歴日表

奉若天道爰建於夏正欽授民時聿遵於堯典伏膺歳錫祇拜王靈恭惟皇帝陛下功配堪輿德高宇宙調四

時於玉燭轉一氣於洪鈞懸象日月星辰式覩大運布
治邦國都縣普及綿區臣監守偏城亦叨寵錫頒宣皇
澤雖慙符竹之分申勸黎元庶謹田桑之候

謝水災免降官表

告災敢緩宜從必罰之科宥過以寛特反惟行之令拜
章自劾盖旨報聞懼劇履氷感深漏網伏念臣性尤疎
戇老益眊昏尚承乏於海邦實虛縻於廩食頃者風潮
之變稍為秋稼之傷曾弗預言殊乖共理數馬以策而

遲其對所以嚴事上之恭晝蛇為足而敗於成蓋欲條
惠民之政既素體憂勤之意乃或稽疾苦之陳顧鑴秩
以猶輕何計功而幸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同天覆
德與春温樂善無厭雖微勞而必録使臣以禮非大故
而不遺致令曠職之孤蹤得追黜幽之重譴臣敢不捐
軀效報没齒銜恩罪不逃刑當益勵古人之節退思補
過庶不貽明主之羞

謝遺漏放罪表

政無善狀災延及於千家國有常刑恩特寛於三尺省
愆無措徼幸居多伏念臣猥冗無堪叨逾已甚辭价藩
而引疾移便郡以空飡雖支離老病之餘不勝其憊而
勉强米鹽之細無敢弗勤然撫字乖方布宣無術積其
釁咎馴致禍殃盲風怪雨之相仍三時薄害回禄祝融
之不戢連日熇威計閭架而甲令有誅待譴訶而封章
亟上纍然席藁凛若負芒敢期解網之仁誕委覆盆之
照貸其罪戾爰及官僚收召驚魂即安舊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量函四大明察萬微任賢使能既振中興之烈記功忘過更隆上施之光致若孤蹤得逃重劾臣敢不仰遵訓敕俯恤困窮書焚室而寬征稽前人之令典從積薪而曲突為後日之預防

代梁尚書賀皇后受冊表

柔日載涓長秋肇建宮闈增重臣妾均歡竊以虞舜之仁始刑於媯汭文王之道亦盛於周南欲紹前芳實資內輔必有天作之合乃成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睦

族移風明倫訓俗心正而朝廷正徳本躬行家肥而天下肥治由内出比徇羣臣之瀆聿開萬世之休爰正坤儀用宣陰教東朝問寢方仰紹於徽音清廟奉嘗益助成於聖孝臣猥叨琳館阻上瑶觴卷耳知臣下之勞式歌采采螽斯宜子孫之衆行詠詵詵

代賀皇后受册表

誕揚涣號顯正坤儀喜動宫闈慶均寰海竊以聿來胥宇姜女開岐下之基憂在進賢后妃致周南之化或共

濟艱難之運或弼成信厚之風考其以御於家邦莫匪
造端乎夫婦洪惟盛世兼紹前徽允資内助之良克振
中興之烈果膺天命式厚人倫恭惟皇帝陛下德本建
中道先正始修己而安百姓睦族以和萬邦王假有家
治蓋由於身率天立厥配祥靡自於人爲采北闕之封
章遵東朝之慈訓謂九重大養豈佐餕之可虚而七廟
明禋實助祭之攸重神人咸契龜筮告從寶册有光椒
塗載闢陰佐陽而成歲方容贊於元功月遡日以生明

永安行於黄道臣逺聞盛事内切懽悰稱萬歳之觴阻趨班列賦百男之雅願播聲詩

代台州王守謝獻助奬諭表

邦用不貲爰效涓埃之助王言下逮忽膺綸綍之褒仰荷寵靈伏深榮幸伏念臣身叨郡寄世受國恩夙懐事上之誠粗識愛君之義謂朝廷有非常之慶當備禮容而臣子修不腆之儀乃其職分方憂菲薄用速譴訶敢意孤蹤上塵睿奬忽奉璽書之訓頓生蔀屋之輝固將

垂示於子孫豈但謹傳於民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使
臣以禮御衆以寛禹儉自將惜兆民之財力舜聰旁達
知羣下之勤勞故雖一介之微亦拜十行之賜臣敢不
益堅晚節更勵愚忠庶傾葵藿之心少答乾坤之施

代賀元會表

寶歷更端布王春於四海正衙受賀復元會於三朝華
夏駿奔乾坤交泰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
成功德以告神明觀會通而行典禮接千歲之統已啓

中興立一王之儀式彰盛節樂奏四夏廷設九賓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者萬國垂衣南面始知皇帝之尊上壽東朝益顯聖人之孝臣遠紆郡紱阻造朝班夢想鈞天莫陪於獸舞心馳魏闕徒切於葵傾

代謝御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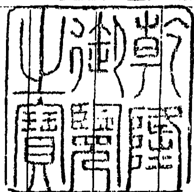
金石騰輝爰闡宸奎之祕圖書拜賜永為魯泮之藏覺舍生光山城動色竊以書契之作肇自鴻荒古今所傳可論工拙邈哉千載達者幾人厥有楷法通神草書入

聖皆由專習故克名家罕聞萬乘之尊妙極六書之緼
抽賓附於暇日録方册之微辭誕布多方式昭大訓恭
惟皇帝陛下能由天縱道本生知博學而無所成名多
聞而守之以約投戈講藝窮經史之淵源肆筆成書陋
鍾王之體制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付以學官示一人之
稽古頒諸寰宇俾四海以同文臣叨領銅符獲覩寶蹟
諸生服化非關師帥之承宣百世傳芳自有鬼神之守
護

代誅叛卒謝放罪表

兇卒結謀自干誅戮守臣專殺宜正典刑方引咎以懷憂忽踈恩而善貸法因人屈感與涕并伏念臣學昧變通性尤樸鄙比誤膺於朝命遂濫綰於州符宣布十行務存於寛大奉遵三尺但守於廉平空勞撫字之心茂著循良之效屬國家之安靖驕士卒之猖狂輒起異圖陰規竊發寇行蹤跡遂審誰何按以姓名悉皆擒獲方此倉皇之際不無反側之虞止流殛於渠魁靡推窮於

註誤術乖牧御既莫杜於姦萌事出權宜仍不遑於奏覆深惟罪戾甘俟譴訶豈意矜容得從幸免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大開文德洽於好生神武成於不殺戢兵禁暴坐臻四海之安忘過記功畢盡羣材之用故雖重負亦逭嚴科臣敢不益勵愚忠勉酬聖造仰體中和之政用思寛猛之宜羊去敗羣俾善良之無害馬不窮力期疲瘵之少甦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濱集卷五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漢濵集卷五

宋　王之望　撰

奏議

乞禁約舉人文體奏議

臣伏覩國家貢舉之制專試藝文有司考校之科皆有程度中間累舉屬在艱難場屋取人猶多闊畧陛下聿興大業垂意斯文恢闢膠庠徧於中外布韋之士皆得專講習於其間彬彬之風寖復承平之舊矣則選取之

法固宜益加詳密且如連用本朝人文集十句在熈寧元豐崇寧大觀法皆黜落不考元祐法與建炎所修雖降從輕尚為一抹而今舉人殊不知避一篇之内或純用數百言主司不以為非更謂該洽又如試文内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十字以上大觀法亦係不考而建炎式删去不收以致舉人尤多犯者若此之類未易悉舉秋試在近其可不革乎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檢舉見行條法申嚴行下令考官遵守舉子通知其遺漏未盡者

更照前後格式量加參定庶幾去取之際不至疑惑取
進止

看詳楊朴禮部韻括遺狀

近承朝廷降下楊朴所進禮部韻括遺令監學官看詳
契勘禮部韻止為場屋程文而設非如廣韻集韻普收
奇字務為該洽故謂之韻畧元祐間博士孫諤等申明
謂經傳所用之字禮部韻多所不載只取舉人常用者
附入數十字今楊朴所進分為五門採摭之功頗為詳

悉博涉經史有足可嘉其可收者欲依所乞附韻或注云一作或别出一字內字非常用如盧之為盧泜之為漁之類或别無經見如輅之為迂愉之為偷之類或非韻所押如單之音善衆之音終之類於科舉之文無所輕重恐疑學者並乞不收其音不必改一項既關先儒義訓不當以私意改更兼釋文自出本音或諸家已有别說近時學者自不改讀徒立異同何裨損益其字不必附一項如旦明之為神明繕怒之為勁怒之類率多

假借或出謬誤禮部韻畧元所不收廣示捜羅幾於蕪
蕘然其間如術之為遂偏之為辯肉好之肉讀為而救
切音釋明白韻畧所無既欲增添却宜收附至於埶之
為勢食之為飤揄之音由焉之音嫣荼之音舒韻畧已
收難以重出楊朴又謂簃籢䞶䞶皆已入韻以此為例
其類實繁前人所收不無冗長今之所附豈可效尤今
各於逐字下開具奏聞伏候勑旨

看詳羅棐恭改正漢書次序文字狀

準監闗看詳都省批送下羅棐恭劄子稱南史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之遴參校異同録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真本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真本號班固自序為中篇而今本稱為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真本云彪自有傳今本外戚在西域後而真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而真本諸王

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乞依真本改正次序者臣等謹
按南史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齎一瓠蘆中有
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求得
之以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今裴𦬊所稱劉之遴參校
者乃蕭琛所得北僧瓠蘆中書也本傳旣云相傳爲班
固真本則其是非固未可知按後漢班固傳顯宗永平
中受詔終成漢書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今
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與本傳

歲月淹速不同可疑一也前代人臣所上書籍皆有臣字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稱郎班固上而無臣字可疑二也班彪以後漢建武三十年卒於前漢不當有傳班固止因自叙上及其先今云彪自有傳可疑三也劉知幾史通稱章帝建初中固成漢書後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詔其妹曹大家校叙選馬融等十人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然則漢書次叙又經大家編次設別有班固真本大家固

當遵用不應為爾異同竊觀前世經傳固有編簡失次者如書之武成禮之樂記文字顛倒灼然可知而先儒謹於闕疑不敢有所釐正矧漢史篇帙有倫豈可以訛偽之書輕亂舊貫正使此本果出班固則已載南史學者可考何必於千載之後追改成書如顔師古劉知幾號為鴻博皆精研此學非不見南史所載而不以為疑者蓋知其出於謬妄也剏恭稱歷代史籍皆以帝紀為先后妃為次又次以諸王列傳惟漢書以外戚列於西

域之後諸王雜於諸傳之中與歷代諸史頗異按后妃紀傳自范曄後實冠傳首而宗室諸王未嘗不分在諸傳帙中至唐書始次在后妃之下而云漢書與諸史頗異盖所未詳悲恭又云魏晉以降腐儒曲説逞其私志而錯亂之按師古集注漢書實采應劭服虔二子漢人初無異説而云魏晉諸儒所亂殊為率爾悲恭又云方今恢崇庠序留意藝文惟班史次序未正訛謬雖不足害治亦太平文治之一疵恭按淳化中太宗命杜鎬等

分校漢書咸平中真宗命陳堯佐等覆校及嘉祐六年
仁宗又以命陳繹而詔歐陽修看詳至熈寧二年奏御
已經累朝刊正舛誤洪益後學其利甚多而云文治一
疵尤為厚誣契勘見今漢史行用已久散在天下家有
其書若復亂其次序無益學者徒成紛擾所有羅boolean恭
所乞恐難議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展免耕墾閒田税租狀
臣伏覩紹興五年七月七日勅節文諸路都督行府奉

勘會荆門軍閑田甚多召人耕墾税租差科並免三年六料奉聖旨依愚民無厭轉生姦弊年限甫滿便輒遷徙臣愚欲乞將今後墾田所免税租差科三年六料展為六年每年與免一料年歲既久人亦重遷兼每年止免一料亦可補遷徙之費其已免而料數未盡者比類施行如此則不損朝廷寬恤之典而民不容姦各為長久之計取進止

荆門軍替回論禁約公人下鄉奏議

臣每伏覩朝廷所下詔令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可謂至
矣則四方萬里民之利病事無巨細必欲周知方今郡
縣之間為民之害者莫大於公人無賴不逞之徒散出
鄉村乘威怙勢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貨財秋取稻
禾夏求絲麥稍不如意鞭繫隨之民之畏怖甚於盜賊
而郡守縣令不知禁戢又征稅場務私人猥多皆鮮衣
美食膚體充盈此輩不特豐其身以及其家又有飲博
游蕩之費何所從出大抵商賈所輸官得其十之一二

以故歲課日以不登而有司不察猶以為征之未盡此皆公私之大蠹而天下之所共疾者也臣愚欲望聖慈詔諸路監司嚴督察州縣事非重大不得差公人下鄉而税場吏有定額不得多置私人散出文牓俾民通知高立賞格許諸色人陳告必罰無赦庶幾農民安業行旅通流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潭衡郴州桂陽軍賊盜劄子

臣契勘本路自三月以後潭衡郴州桂陽軍管下有羣

盜數火謹節録諸處關報在前一項是販私茶客商殺鼎
州武陽縣巡檢轉入潭州安仁縣殺巡檢却入湖北燒
辰州溆浦縣在兩路界首出沒一項是吉州賊胡邦寧
分作數隊攻劫衡郴桂陽三州之間破安仁縣及耒陽
之新城鎮州縣例皆無備帥司戍軍稱李道盡數帶行
會合弓手土兵追捕已再敗衄見蟻聚郴州界内當此
豊歲又李道之師在近尚敢猖獗如此今春夏以来武
岡全州應副調發民頗失業衡郴桂陽境内又為賊擾

栽種過期它時大軍還屯或復出寇為害必大然此鼠竊亦何能為但恐浸淫不制漸成滋蔓欲乞劄下田師中令李道一就速行措置毋遺後患免致再舉又郴州永興縣豪民朱持聚集數百人作過宜章縣有名募弓手一百五十人平時驕甚州縣不能制土人甚患之茶陵耒陽安仁桂陽諸縣姦民及龍淵餘黨多與盜賊陰相勾引其間土豪皆昔日盜賊亦不可不過為之慮若以大兵五百人分戍衡郴以鎮安人心庶可消患於未

形今楊再興父子既已殘破則將來武岡全州之戍卻可減省蓋諸處土豪之兵不下數千人有戍兵則皆為我用無以制之未必不為賊利害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乞分戍奏劄

臣契勘武岡全州猺賊李道討捕已及數分某詢訪熟溪峒事者說楊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姦滑正拱最兇悍今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惟正修并男

楊小二楊小三未擒所冝必獲然計其人衆五分無一自不須全軍在彼若就行分撥權屯衡郴二州以禦盜賊其所帶潭州戍兵亦令發還兼溪峒中無所用馬不若還置平地武岡山路漕運艱難亦可少寛民力委實利便乞賜詳酌施行

湖南提舉司論差役奏議

臣契勘保正差役吏奸最多其所差人有未當差法者有保正副陳訴差選不當者所屬限一月與奪應與奪而違

限者徒一年紹興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申明節文差募之際以籍為定即行交替如有保伍內應差之人以詐匿倖免許被差保正長於充役以後指論如併計物力委高於被差之人輪次當差即行改正然近經州縣遠經監司文移往返動涉時月其承行人往往故作留滯有所邀求雖或改正被差已久其未當差者將來當役又要別充二年以此差選不當者多不能聲訴欲乞朝廷詳酌應今後保正副差選不當後行改正者其物

力可差而輪次未到之人候將來當差計後過月日通行二年交替其物力低小只合充大保者候充大保以後過月日比折及三月以上者與免催稅一料其鄉司人吏差選與奪違戾情罪自依見行條法如此則設有不當為患稍輕取進止

湖南提舉司論河渡奏議

臣到任屢有民旅陳訴津渡艱阻多取渡錢尋行勘會蓋緣州縣榜賣河渡實封投狀之人多是過立高價以

爭必得既給賣後却以增添官錢為名加倍收取渡錢數年以来此風特甚今鄉村小津渡空行人亦不下收錢一二十擔擎客旅可知其廣闊津渡又可知農家米賤艱於得錢輸納稅租困於邀阻買撲爭奪其勢未已增添之數豈有限極更一兩界行者不勝其弊然所增官錢却多拖欠是官司得高價之虚名而往来被邀阻之實害檢準紹興勑諸津渡堰閘無故留難人杖一百若非理邀求仍就本處令衆五日兵級改差重役餘人

勒替本司措置嚴行約束外欲乞朝廷行下諸路令後出賣河渡實封投狀添錢承買價高當給之人並從本州先次責狀不得增收渡錢違者依非理邀求條法斷罪令衆勒替罰錢若干關報所屬縣分於渡頭出榜曉示許人陳告以所罰錢充賞庶得自此止絶契勘河渡與坊場不同坊場若增酒價人得不詰然酒於法有禁河渡據往來必由之地而擅增渡錢尤為切害雖有非理邀求一條未甚著明若比附坊場立法實為利便取

進止

論潼川路措置經界奏議

臣契勘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姦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户利之而下户皆不願去年臣蒙恩自湖南提舉常平茶鹽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本路境首至廣平軍渠州界此兩州嘗行經界而復罷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深竊怪之因問之曰爾等皆在上户乎曰下户也

詰其所以願行經界之意則曰人户詭名寄隠産業有田者無户有户者無田而差某等充户長催驅税賦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甚衆若用經界則户名有歸此弊可絶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為便而願行或以為害而欲罷因使數十為朋自辨於庭下各執偏説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税增者願罷税減者願行皆出一巳之私而形勢户之不願者為多盖詭名挾户非下户所為蜀人

之至東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吏與富民爾其貧弱
之徒固不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
顧者之說獨聞而其顧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
間士人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
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被煩紊陛下憂閔黎元至
誠無已始也以稅賦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
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有以見聖人無我惟務
便民雖堯舜之用心不能過也然姦民覬望詞訟滋繁

諸路監司累年講究終無為陛下別白而言之者誠以事體至重衆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㫖坐知復州蜀人王駿乞罷經界劄子委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於部内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同異相半臣以為此田里閭事必盡見民情然後可決雖有牒訴皆一偏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户到問其願否使各書其名下分鄉編類願用舊稅户若干願用經界户若干於是究

其兩黨之多少本路管一十五州瀘叙州長寧軍以邊郡不行經界渠果州廣安軍既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凡三十七縣為稅户三十三萬三千七百有竒除户絶逃移二十有四願行經界者一十七萬七千五百餘户願用舊稅者一十五萬六千一百餘户此其大畧也州别計之則昌榮資州懷安軍四州之民願者為多潼川遂寧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為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别計之則願行之多者一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

有一蓋由當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太甚雖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為正今之經界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之願行者多自不須復議願行少者為之量行措置人户之增減者輕自不須復議增減重者為之稍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省不至甚擾正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以釐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者既以為是增者必以為非若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無時

而定也且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驗土色之高下量頃畝之多少姦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當造帳畫圖為費甚廣追呼須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事在既往雖改無及至於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其弊就二者而較之經界之弊在於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舊稅之弊則在於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以輕為重以重為輕猶稍愈於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也而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實若初行

之擾則有之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且以倚郭小溪一縣論之官戸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用經界者一百一十有七不願者四百六十有七公吏為戸二百二十有二而願用者一十有八不願者二百有四它縣大率皆然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過哉至於下戸逃移亦絶無僅有或以時經旱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固

善今立為成法已經歷有年所料舊稅圖籍悉多散落中間買賣分析戶限更改刓敝見隱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甚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則陛降紛然僥倖復啟實戶之創出者悉皆走失虛戶之詭立者不可推尋吏肆其姦又將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愈艱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為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凋瘵之民無復寧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靜以鎮之姑去其泰甚者則紛紛自息天下幸

甚謹具措置畫一下項　一本路見行經界者九州三十七縣遂州人戶以十分紐計其願用經界者昌州得九分五釐資州得八分九釐懷安軍得八分八釐榮州得六分六釐此四州民願者多乞且令仍舊普州得一分二釐富順監得二分五釐遂寧府得三分四釐潼川府得四分五釐合州得五分一毫此五州民願者少乞量行裁正臣愚欲望朝廷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討議各以逐處事宜從長措置　一應經界縣分有

所稅溢於舊額者乞令逐縣取舊稅額外之數將大段增重人戶通融均減　一新稅不均所合裁正者謂元初打量頃畝定驗土色不當等戶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即非因經界不均以至輕重如此者不應受理　一前後經本司下狀人戶有增稅不及一二分而為姦猾上戶驅扇亦列名陳理意在多將戶數皇惑官司或是本戶所增雖少而有詭立別名之戶當時作弊不皆併合却創立別戶

故亦一例陳論如此則一户不願便是兩户今乞將人户經界新税比舊增減五七分以下者更不增減為裁正之限增減數多而非實行買賣併合户名者即就逐鄉會集衆户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將量出田土没官斷罪　一乞令所委監司選差見任官五員分詣諸縣逐鄉受接經界詞狀又於本縣令佐内選可委官一員通簽同共審量裁正　一所差官五員若事畢日别無違戾民訟希少乞許保明

申奏朝廷量行推賞　一乞候農隙月分措置右謹録

奏聞取進止

改正安岳縣經界狀

臣契勘普州安岳縣初行經界日縣令張甯大為姦弊改移税額輕重失平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萬七千餘貫依聖旨除放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請諸鄉巡門驅斂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間抗敵官吏幾致

生事至今土人謂之垛山垛山者言山上之人其多如堆垛也臣前在轉運司令諸縣作鼠尾帳家至戶到遍問百姓願用新税或舊税各令親書於名下獨安岳一縣願用舊税者十分之九公私俱病民不聊生臣於去年冬選委昌州推官左從事郎劉弇同縣令右從政郎張介受狀措置凡三百六十餘狀指决干連者不下千五百家若只量行裁正則無由去偏重不均之弊若盡行覈實則有追集丈量之擾弇與守令皆謂欲救其弊

莫若順民之情復用舊稅臣以本縣經界所失雖多亦不可盡廢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於所增減取其酌中分數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於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為率減其七分新稅之減於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為率復其六分謂如某人戶下元管舊稅一百文經界日增至二百文即裁減七十文作一百三十某人戶下元管舊稅二百文經界日減至一百文即却復六十文作一百六十盖經界增者重減者輕故今所損益有多少

之差元申畫指揮增減不及五七分則不在裁正之限今此一縣其弊至深不可以五七分為限故自二分以上皆裁正之本縣經界增税者四千五百七戸計增正税錢三十八貫八百一十二文今減其七分為錢二十七貫一百六十有竒經界減税者六千一百二十二戸計減正錢四十貫七十五文今復其六分為錢二十四貫四十有竒其增減不及二分者新税簿籍脱漏戸限為多可見者計二千九百餘戸若一一紐算裁正又恐

太煩若只用新稅則漏户不可復得遂仍以舊稅為正計減却正稅錢五貫五百有奇却收漏户二千七百餘户得正稅錢八貫七百有奇又根括到失陷稅錢補足舊稅外有溢額者四貫三百有奇以此數項衮同對補裁減之數於租額尚有羸餘又張甯經界之初既失稅額恐歲計不敷則擅增折變以補之每正稅一錢增米三合麥二合大率比舊加十分之一令一切蠲除悉依現例凡上件措置皆委曲計議務盡人情輕重適中更無

不均之弊百姓租税各有歸著易於催理自此官賦無復失陷委為經久之利其裁正曲折别編作一冊奏聞伏候勅旨

潼川路放税利害狀

臣準御寶封下尚書省劄子坐奉聖旨指揮將州縣旱傷去處依條檢放仍支撥常平錢米措置賑濟仰惟朝廷軫念遠民救災恤窮之意可謂深至本司已即時行下諸州遵奉施行據諸州申到自夏及秋限内不曾有

人户陳訴其田畝各改種了當别無根查存在檢準紹興令節文諸官私田災傷夏苗以四月秋苗以七月水田以八月聽經陳訴至月終止訴在限外不得受理如未檢覆而改種者並量留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傷者聽今来聖旨指揮係令依條檢放合遵上件條令緣所降指揮於十一月内被受既限内無人户陳訴又已改種無根查可檢難以檢放若復差官遍詣鄉村徒為紛擾有力者得以計囑貧乏未必得免原災傷所以放

稅盖爲人户不能輸送今年本路秋稅已納及八分以
上自無支還之理若用對折来年稅賦倘遇豐熟却反
是豐年減放若不於来年對減只據目今未納之數蠲
放即是頑猾人户獨得僥倖而依時送納善良之民反
不蒙實惠兼今未納餘分多是攬納者已行結攬實啟
姦弊官司空失歲計臣照得前者三司措置惠民畫降
聖旨自今年秋料爲頭盡除對糴米一項比之舊額已
減三分之一寛恤不爲不至已行下一路照會所有賑

濟一節則於常平法旱傷去處失於披訴者許放第四等已下闕食人戶自不相妨已闕常平司施行外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論賑濟災傷去處狀

臣準御寶封下尚書省劄子坐奉聖旨指揮將州縣旱傷去處依條檢放仍支撥常平錢米措置賑濟本司已即時行下諸州遵奉施行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或失於披訴第四等已下

闕食戶當職官保明申提舉司審度依放稅七分法賑
給借貸訖奏本司已遵上條委本路州縣當職官體量
自第四等已下闕食戶勒耆保盡實抄劄支撥常平義
倉米斛應副賑給如本州屬縣有闕常平米斛係沿流
縣分即自本州量度數目支撥津載前去如不係沿流
去處即行下本處兑換稅米支散據用過數將在州常
平義倉撥還若無合兑換稅米即行約度合用米數估
定在市實價具數申本司以憑通融一路之數移用支

本錢前去糴買應副內遂寧府果普州見管義倉斛米

比諸州數多亦行下量減價錢出糶見據遂州申已行

抄劄到本州縣界實被旱傷去處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闕食饑民人數自十二月初六日以後賑給緣本路諸

縣地里相近處有兩處重疊請給已依條定日行下諸

州每月取二日七日五日一次同日支散內飢民若係

附郭近便人即五日一支若係三十里外人即十日一

支庶免飢羸之人往来頻併如有後到人數即續行抄

劄其餘不甚旱傷州縣亦已行下檢舉老貧疾之不能自存及乞丐人依條養濟去訖見今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錢米可以通融應副周足其舊撫司樁積錢更不敢取用如將来青黄未接飢民大段數多常平錢米或至有闕即申報所屬取撥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賑濟狀

臣去年十一月伏準省劄備奉聖旨支撥常平錢米賑濟實被旱傷去處或支用不足即於存留舊宣撫司樁

積錢米内取撥本司措置行下州縣依條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以常平義倉米斛賑給如本州屬縣米斛有闕係沿流縣分即自本州量度數目支撥前去如不係沿流去處即行下本處兑換税米支散據用過數將在州常平義倉撥還若無合兑換税米即約度合用米數估定在市實價具數申本司以憑通融一路之數移用支本錢前去糴買應副遂寧府等州見管斛斗比諸州數多即令減價出糶據榮叙瀘州長寧軍富順監申

不係旱傷州縣別無闕食飢流民外潼川遂寧果合昌普資渠州懷安軍申劄到闕食飢民人數今自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節次賑給至今年三月終止共賑濟過飢民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人斛斗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石二斗出糶過斛斗五千七十石三斗普州安居樂至縣錢米不足於潼川府通融應副過錢引三千八十五道七百七十六文其舊宣撫司樁積錢米不曾取撥州縣官吏推行有稍不如法者亦懲治一二處以此不敢

違戾朝廷實惠得以下及於民一路之間並無流殍利
澤洋溢歌頌藹然真盛德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謝因吳侍郎傳道太上皇帝聖語狀

契勘臣收親戚權戶部侍郎吳芾家書報云芾五月十
八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陜用兵朕全得一
王某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敵角而蜀人不知卿
且道如此用兵若不是他如何了得又言王某在蜀幾
如蕭何在關中芾奏王某與臣是親戚每得書說經畫

有素雖用兵之久財賦足辦未嘗畧以闕乏為言其人為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乃云朕不知與卿是親朕今日之言與卿暗合帯又奏王某有志於功名但近来多病又骨肉亦屢病心甚念歸前時亦有書来懇廟堂求宫觀上言亦見大臣云他婚嫁都未了亦欲令歸但蜀中少他不得亦怎奈何只得且教他在彼候事稍定朕却大用之卿既與之是親因通家問且與朕道此意教他且在彼少留後日當大

用之須至奏聞者　右吳芾傳道太上皇帝聖語臣具
録在前伏念臣疎遠小臣濫膺寄委典司蜀計適值軍
興賴朝廷申畫之明每事遵禀得以少稽曠敗不謂太
上皇帝誤簡聖知因吳芾登對過形奬諭比擬非倫仍
令少留以須後用顧問纖悉下及其私恩榮所加非臣
凉薄所克負荷伏讀驚感涕淚交零雖糜捐此身何以
圖報萬一謹當更勵衰病國爾忘家以仰副君父記憐
戒勑之意臣不敢上章德壽而事當奏復不容但已謹

具錄奏聞伏望聖慈降下尚書省為臣備奏太上皇帝
御前庶知愚臣今已恭承睿訓伏候勅旨